



□ 孙建萍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有些记忆如流沙一样从指尖滑过，而有些记忆却如烙印一般深藏心中。

我的家乡博山地处山东腹地，早在晚清已颇具工业城镇的雏形，经济繁荣、民风淳朴，历来有闹元宵的习俗和传统，并且形式多样，规模也大。

成年后，每每临近元宵节，我的脑海里就会显现出小时候看花灯、彩门、扮玩的记忆，如潮水奔涌，如胶片一样清晰。上世纪80年代，每到正月十二，我们姊妹还有表姊妹便涌入姥爷家，随时伺候着看扮玩。姥爷家住博山大街南头，早年间家境殷实，大门坐西朝东，进深有四个院子，分别由四个姥爷

居住，四姥爷院子的后墙外就是沿河东路。

那时我们表姊妹六七人，吃完晚饭就结伴在西冶街、税务街晃荡着看彩门。博山电机厂的彩门一般代表科技兴国，有一年的主题就是航天飞机升空，其造型独特，活灵活现，升降、旋转，灯光闪烁，别具一格。博山染化厂的彩门多以宣传化工染料为主，有一年，彩门扎的是双狮戏绣球，狮子全身由毛线装扮，颜色主体为深棕色，在脖颈、脊背、尾巴处渐变，惟妙惟肖，使人疑心是真的狮子出笼了。美术琉璃厂的彩门精致新颖，彩门的柱子多为玻璃橱窗，其中展放着许多精美的琉璃制品。最出彩的是有一年在玻璃橱窗中竟养了几只真蝈

## 记忆里的博山元宵节

蝈。蝈蝈通体绿油油，要不是从玻璃橱里传出清脆的叫声，还真让人觉得是工艺品蝈蝈呢。

还有一年，忘记是哪个厂子的彩门了，绘制的是一位憨厚的农民伯伯，肩头搭着雪白的毛巾，手里拿着一擦“大团结”，笑容满面。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可牛气了，比现在的百万富翁还吸引眼球呢。

最让人心痒难耐的就数扮玩了。这是元宵节最热闹、最有看点的重头戏。受益于姥爷家优越的居住位置，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扮玩队伍。每一支扮玩队伍都会从大街或沿河东路经过。我们一帮孩子一听到大门外的锣鼓声、鞭炮声就纷纷跑到门口，站在石头上、砖头上喜滋滋地看扮玩。若是听到后墙外有动静，就立即跑到四姥爷的后墙头，看沿河东路的扮玩。

三姥爷、四姥爷家的两个舅舅也是扮玩队的成员。两个舅舅把“火蛋”舞得生风，是村里的扮玩先锋。“火蛋”就是把烧熟的木炭装进两个拳头大小的铁笼子里，拴上绳子，先锋们双臂舞动，“火蛋”见风烧得更透更红，是开路打场时的先行军。扮玩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家窑的划旱船，船公手拿摇

橹在前面划，船上“坐”着一位俊俏的小媳妇。小媳妇浓妆艳抹、华服明丽，船面上装饰着两条假腿，三寸金莲白袜黑鞋，分外抢眼，好像小媳妇真的端坐在船中。实际上小媳妇两手架着船帮，双腿在下充当马达和螺旋桨。小媳妇和船公配合默契，时而直行，时而侧划，真若水中行舟一般。

还有木器厂的踩高跷，记得最厉害的高跷有两米高。踩高跷的师傅高高在上，几乎看不清他的面孔，旁边另有两个师傅举着大叉子托在踩高跷师傅的左右腋下。想想那时的路面远不如现在平整，真的是不容易啊！有一回木器厂的扮玩行至姥爷家门前停下打场时，踩高跷的师傅就坐在屋檐上小憩了一会，居民想给他递杯茶喝都要费点劲。

要说精彩的，还有神头村的舞狮子。神头村的狮子，狮头圆大，眼睛一眨一眨灵动活泼，大嘴张合有度，既威武雄壮又憨态可掬。狮子随着引狮人手中的绣球打滚、翻扑、跳跃，锣鼓的敲打也会相应轻、重、急、徐，叫观众看到的不光是舞狮时精湛的技艺，还会跟着表演和音乐一会紧张，一会惊喜，继而又欢乐陶醉、大声喝彩。

## 脆香猪油渣

□ 宋庆法

临近年节当口，盼过年心切的孩子们，穿着臃肿老粗布棉衣，从口袋里摸出拆散的鞭炮零星燃放，鞭炮炸响后的一团团烟雾，在街头巷尾飘散的时候，总能闻到掺杂着的那股腥气味。物资匮乏年代，过年了，家家户户也多少要见点“腥”。那时，人们日子过得都有点紧巴，一年到头难得沾点“腥”，手里仅存的几张票子攥得湿漉漉，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舍得花。为了过年让老婆孩子打发馋虫，去食品店买两块钱的肉，如果看到割肉师傅手中的刀子割偏了，急忙喊一声：“瘦的太多！”谁都知道，这是在

提醒“多来点肥的，好回家炼油吃”。

把肉买回家，将肥的瘦的分割开，瘦的留着包饺子，肥的放进铁锅炼猪油。巴掌大块肉切成碎丁，锅子热了“滋滋啦啦”冒一阵青烟，慢慢肥肉不再肥，而是汇聚成一汪油，最后猪油渣漂浮在油面上下翻腾，直到再也榨不出油水为止。然后将炼好的猪油放凉，再倒进兔头陶罐里，等过年招待亲朋好友时炒菜用。这么一兔头陶罐油，有的人家省吃俭用，做菜的时候都不敢用一双筷子戳，只用一根筷子挑上点，菜里能见到点油花就行，这样精打细算，甚至能吃上半年呢。

炼猪油的时候，小孩子们被腥油味勾着馋虫，围在炉子旁转来转去，眨巴着眼睛紧盯着锅中，为的是能吃上几粒猪油渣。大人很理解孩子，时不时用筷子夹点让孩子吃，大的要让着小的先吃，论长幼分先后，不然大人会使出一个眼神，原本伸出的手也会立即缩回去。不等猪油渣晾凉，孩子们的小手将带着余温的猪油渣放到嘴里嚼嚼，满口喷香，高兴得一蹦三跳到别处玩了。有时候不注意，猪油渣温度太高，拿起来烫指头，急忙放到嘴里，能烫一嘴巴。

我自小对食物挑三拣四，却不排斥猪油渣，尤其是刚从

锅里炼出来的，吃在嘴里不油腻，嚼一嚼嘎嘣脆，是我最喜爱的食物之一。

猪油渣可以撒上盐或白糖吃，还可以碾碎制成饺子馅。辣椒炒猪油渣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

这种生活中的腥油味道，伴随多少人走过了童年，是最为深刻记忆的一部分。如今人们买猪肉，正好与那时相反，肥的不要，全要瘦的。孩子们不再钟情过年吃上猪油渣。如今讲究饮食安全，据说猪油渣里含有大量动物脂肪，大人也不敢让孩子多吃猪油渣了，猪油渣的味道已随着时间飘往遥远的地方。

## 过年理发

□ 杨建明

过年前，约定俗成，都要理个发。曾经的年代，置办一身漂亮新衣服要费点劲，头发理得利索点还是可以办到的。俗话说，不管有钞票没钞票，过年不留旧头毛。其实就是要甩掉旧的东西，迎接新气象。

那时理发店一般都门面不大，几把椅子，两三个理发员，而且都很年轻，估计都是曾经背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的。

还没有开门，就有人在门口排起长长的队，尤其是那些比较大的店，基本都是人满为患。走进理发店前，透过玻璃

门，就能看到里边全是等待的顾客，一看这阵势，要理到发恐怕要好长时间。

当然也难为这些理发师傅了，基本天天连轴转，每天都理不完。上班忙，下班也是忙，领导、亲朋好友、街坊邻里……上门找来理发的也是一个接着一个。

当你坐下，理发员总会亲切地问：“您想理个啥发型？”当刺啦刺啦的修剪声在你的耳际响起，你闭上眼睛感受那头皮震动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并随着理发员的要求转换着头的方位……

萝卜快了不洗泥，为了节约时间，许多先生理完了立马就走。理发师有言在先，不洗头修面，因为实在没有时间进入这一“程序”，要知道，这一洗头修面，可以多理一个发了，大家都能理解接受。“蓬头”解决了，“垢面”嘛，自己回家对着镜子解决就是。

碰到一些怕理发的小孩子，理发师就有点头疼了。这些小孩子的屁股只要一沾到理发店的凳子，就会恐慌，更会情不自禁地哇哇大叫起来。接下来又是打拳又是踢脚，横竖不肯理发……几个大人常

也是束手无策，只能硬是把小孩子使劲地按在凳子上，要理发师抓紧理。有的小孩子竟然会使出吃奶的力气，从凳子上面跳下来。理发师也只能苦笑不已，无可奈何。现在想起那些场景，不禁哑然失笑。

理发师基本都要忙活到年三十晚上，待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响起来，才能放下活儿，脱去工作服，急匆匆赶回家去吃年夜饭，面色看上去显得有些疲惫，但嘴角总是带着微笑。嘿嘿，看着大家容光焕发，能不乐在其中吗？

## 栖居在故乡的石磨

□ 管淑平

有很多东西，随着时间的流逝弥足珍贵，就像我家那口石磨。

那是一口极为普通的石磨，由两部分组成，上边是磨盘，下边是石墩。制作石磨选取的石头都是灰黑色的花岗岩，集优良的硬度、韧性、研磨度于一身。听父辈们说，那口石磨也是有历史的，想来，它也是见过了很多大世面。

石磨是质朴农家的好帮手，为农人磨这磨那，把粗糙的食物研磨精细，像制作米糕、面糊、豆浆、苞谷浆等，都离不开石磨的参与。

石磨也继承了农家人大方朴素的品质，任劳任怨，默默无闻。那时候，村里人常借用我家的石磨，用完后定不忘留下一份礼物，这时，善良的父辈祖辈们总会婉拒。身材魁梧的父亲总是在村里人推磨推累了的时候给他们倒杯茶水，然后帮他们推磨。父亲常和邻里在石磨旁拉家常，一来二去，所有苦累在谈笑间就消散了。

推磨确实是个技术活，既需要劳力，也需要智慧。我小时候很顽皮，也学大人去推磨，学着长辈们的样子，扶起木质的磨架子，推过来，摇过去，可还没晃几下，体力就不行了。有一次，我没掌握重心，刚一推过去，还没反应过来，结果磨架子往回一伸，顿时就把鼻子撞出了血。我哇哇大哭起来，把长辈们吓坏了。奶奶刚帮我包扎好伤口，接着就挨了父母的一顿教育，那感受至今难忘。

时光的车轮匆匆而过，石磨也在老家退休多年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精密的粉碎机械。

石磨的年岁老了，却老得愈发有了滋味，那是故乡的味道，也是乡愁的味道……

#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\_bfk@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、开户银行及账号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